

岫廬文庫 〇二

王壽南
陳水逢
主編

宮崎滔天書信與年譜

——辛亥革命之友的一生

陳鵬仁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宮崎滔天著

近藤秀樹編

陳鵬仁譯

宮崎滔天書信與年譜

辛亥革命之友的一生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方

往來年六初度，政大政研所
著時集文為書。書才人情年少結
二不當却也。結不將友起話
人有一文外，知而少風吟聲，
初年不十人，歲日素雅之，
少同角度

為手書照會。得為十餘文。彙刊。步
集。顏曰。亦和。認誤。之。王。雲。而。先生。苗
為月。即告。年。收。其。之。版。之。結。即。年。之。集
年。而。九。校。所。因。心。臟。意。弱。の。或。お。最。
為。手。為。正。就。味。廣。游。諸。子。以。之。為
對。惟。稍。要。お。有。為。有。其。人。各。一。文。彙

集卷之六 則人乃一書 多為吾兄之
旧 純厚學純性 之以傳傳久遠 者也
習心者 勞証堅韌 為人而耗 為士枯神
身何人耶 耶 當此殊遇 有力勸 撤銷
是議而 而得 嗣里明 來年先 決計 撰
說本 依 在 耶 者 故 乃 乃 以 較 長 耶 之

設計與努力，修正聘可修增修或新
編籍外，並廣徵各科副教授，分列
為橋大學前赴百有十餘，聘與三百冊，於
三年內陸續徵集，即與此戰，先謀
充實餉械，俾有可教之地，自明以意
武之身，孤軍奮討，志已初步達生。

期望、是、以、今、來、建、議、力、以、明、年、之、
期、時、為、建、議、負、責、其、對、之、以、保、之、
資、源、至、少、在、相、當、時、期、以、措、置、其、所、
以、其、居、所、所、更、子、日、動、以、保、之、以、保、之、
以、其、身、對、其、金、幣、以、其、重、お、在、所、以、其、固、
求、之、而、而、以、其、也、以、其、重、お、在、所、以、其、固、

翻然改圖，一循古例，徵通例，多列與
為荒，此所約在，則收權其有，自時和
與商定，體例，以有美字為單冊，十美字
為複冊，十有美字為特冊，字每頁多者
以多為小，少者為大。至其部必以廣文庫，
年立為部，其部定為部，其部立為部。

際之受其安焉；且藉其結習乞已
永世無咎也。乃世中拙陋友志其心
以爲造福於廣大讀其書，取而廣爲
與利之業，取利之三方並利之世焉。
至其主疏之矣，則由訴曰：世間之
王前而利其士位之。其後爲：其月，日

午午庫時承政極同學外
之
學女考第轉助以居志
加入女如即在才之一為本
上庫增光不少。評政其
之海意。平石何然。

編者弁言

本（六十六）年七月十六日（舊曆六月初一）欣逢吾師岫廬先生九秩壽誕，岫廬先生的門生故舊爲表示崇德報恩的敬意，研商如何安排一項有意義的祝壽活動。當岫廬先生八秩晉八華誕時，曾由其門生故舊及社會人士分別撰寫文章，合編而成「我所認識的王雲五先生」一書，表示對岫廬先生的感佩與仰慕。今年恭逢岫廬先生九秩嵩壽，應該有一項意義同樣重大而範圍更爲廣泛又能傳之久遠的祝壽活動，於是乃發起編輯「岫廬文庫」，因爲岫廬先生的門生故舊多半從事教育文化工作，他們缺乏財力來爲岫廬先生作盛大鋪張的祝壽節目，而生性淡泊的岫廬先生恐怕也不會同意那些鋪張浪費的節目。以文爲壽，乃是中外學者共有的傳統，因此，我們與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張連生先生商量，由岫廬先生的門生故舊及社會人士撰稿，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岫廬文庫」，以「岫廬文庫」爲岫廬先生壽。「岫廬文庫」的出版，不是空言對岫廬先生的歌頌，而是每一位著者以他的筆耕成果，恭恭敬敬奉獻給他們所敬愛的長者——虔誠地爲九十高齡的岫廬先生祝福！

岫廬先生是位蜚譽國內外的學者，幾十年來，在政治、教育、文化、社會工作

各方面的成就和貢獻是了不起的，也是有目共睹的，岫廬先生的苦學成功，早已成爲年輕人努力奮鬥的楷模，成爲老師們訓勉學生努力效法的榜樣，岫廬先生實在是當代中國對國家社會極有貢獻而且有深遠影響的偉人。「岫廬文庫」的著者們以岫廬先生爲榮，他們把筆耕的成果呈獻給岫廬先生，乃是表示他們願意效法岫廬先生的精神——個人的努力是爲了國家社會的利益，他們的著作希望能爲當前中國的學術文化界盡到一份知識分子的心力。

「岫廬文庫」要從岫廬先生九秩壽誕吉日開始長期出版下去，嗣後每月有新書出版，種類與冊數視實際情形而定。在內容而言，以人文與社會科學爲主，但其他方面如果有富有價值的作品，也將酌情納入。爲了攜帶方便，「岫廬文庫」採用四十開本印刷，每冊字數以五萬至十五萬字爲原則，以出版新著爲主，古籍舊書不予納入。

在岫廬先生九秩華誕的前夕，我們虔誠地祝福他老人家永遠健康愉快，同時也向對國家社會具有多方面貢獻的岫廬先生謹致最高的敬意！

陳水逢

謹識

王壽南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

譯者的話

大家都知道，國父在從事革命的時候，日本始終是海外最重要的根據地之一。這固然是由於在地理上日本和中國最靠近，方便於從日本輸進爲革命所必需的武器，但日本朋友之紛紛爲中國革命效力，也是一個主要的因素。而在這些日本志士當中，宮崎滔天是動機最純正，貢獻最大的人。

宮崎滔天的書信和年譜，是他對中國革命的熱情、奮鬥、艱苦和貢獻的總說明。國父自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廣州起義失敗，於是日初次踏上日本國土以後，迨至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日，從門司動身北上爲止，前後來過日本十五次，一共住了近九年，這個事實也足夠說明日本在辛亥革命過程中其地位的重要性。

我認爲，宮崎滔天的著作，是辛亥革命史料的重要部份之一，因此，他的書信和年譜的出版，對中國現代史，將有其應有的貢獻和意義。

最後，我要由衷感謝朱建民先生和陳水逢先生推荐出版這本書；內人莉莉對我譯作的鼓勵。

陳 鵬 仁

六九、六、三、於東京



— 撰寫「三十三年之夢」時的宮崎滔天。



宮崎滔天唯一後裔孫女宮崎路荃、其夫婿
宮崎智雄(中)及譯者，攝於宮崎先生公館。